

七書講義

太公六韜世七ノ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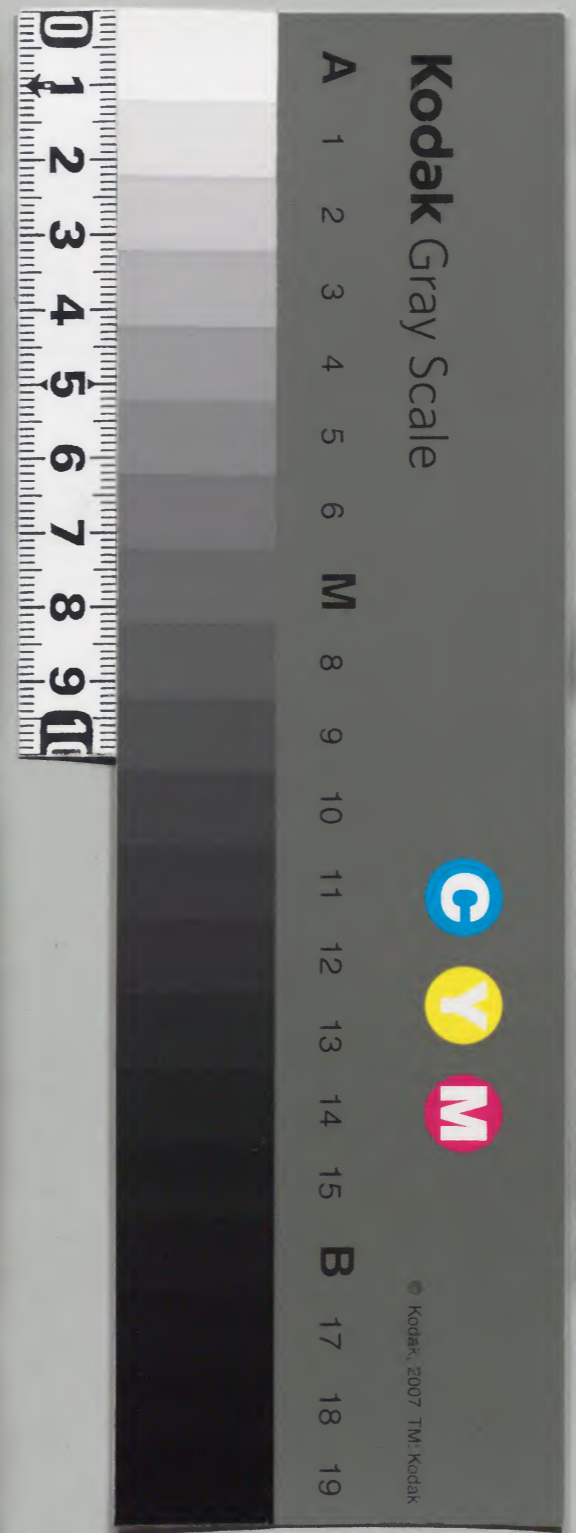
十四卷

疾戰 絶道 敵武 分合 武鋒 戰
 心火 畧地 身雲山兵 諫士 戰
 軍畧 火戰 身雲漫兵 教戰 戰
 臨境 墨唐 少衆 均兵 戰



漢書門類	五三〇九
架	一五九
函	一五九
冊	一五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05
	冊數	15 (14)	
	函號	299	20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衛

國書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七

虎韜

軍用

淺草文庫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
 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
 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
 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
 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
 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武
 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

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楮
扶脊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庶車輪陷堅陳
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脊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
戟為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箭電
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畫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
為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陳
敗步騎大扶脊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
縱擊橫可以敗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
擊陷堅陳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脊輕車一百六
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陳敗

六韜卷之二十一

旋

步騎方首鐵楛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十二
百枚一名天楛木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
以上十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鉞重八斤柄長五
尺以上十二百枚一名天鎚敗步騎群寇飛鈞長八
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十二百枚以投其衆
三軍拒守木螳螂劔刃扶脊廣一丈百二十具一名
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疾藜去地二尺五寸
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施短衝矛戟扶
脊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
走北狹路微徑張鐵疾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

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突瞋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
 羅鋪兩族疾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寸萬二千具
 曠野草中方肯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
 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
 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
 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
 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虎落劍刃
 抹昏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溝澗飛橋
 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
 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

開轆轤

徑

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經
 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木
 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
 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
 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
 二百枚環利小徽纆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
 重車上板結象鉏鋸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十具以
 鐵杖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
 釵鏃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
 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肯鐵杷柄長七尺以

代

及

鐵

礪

廬下同蓋

辨

三百枚方肯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肯兩枚
 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艾草木太鎌柄長七尺
 以上三百枚太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
 鐵杖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祿杖太鎚重五斤柄長二
 尺以上百一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
 楯二千修治攻具礪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軍
 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取用於國欲其便於用也成周之際有車人以為
 車有庖人以為庖器蓋以攻守異器車輪異制不
 得不為之卡也成周太平之際猶不忘武備况周

家肇造之初武王得不以攻守之具為問乎科品
 衆寡必有其法科品者其所制之度也衆寡者其
 所用之數也器之所制其長短大小必有度而其
 所用則視乎其人而以為之數是器也其為用也
 大則以是而為者其意亦大也太公以是而為大
 哉之問蓋以其所資者大故其所問者大也其為
 具也各有科品如所謂武衝大扶脊如所謂絞車
 衝車電車輕車此則車之科品也如所謂強弩如
 所謂大黃參連弩此則弩之科品也如所謂螳螂
 劍刃扶脊如所謂虎落劍刃扶脊此則行馬之科

品也科品既明器用自便夫如是則可以張兵之
威所以謂之兵之大威也蓋器惟足於用則勢亦
資以奮此兵之大威所以在於器用也其為用兵
之大數則以萬人為率其為器用各有其數器非
妄制也名各有所取曰震駭者取其威之可以震
動而驚駭人也曰電擊者以其可以駭之也曰霆
擊者以其可以震之也其名各有所取也器非妄
用也各有所宜也或可以陷堅陳或可以敗強敵
或可以敗步騎或可以要窮寇遮走北皆其所宜
也以至於昔人之所已用者則見於黃帝之敗蚩

堯溝塹之所可渡者則見於飛橋天潢之制六則
有車次則有弩又次則有矛戟楯櫓柯斧微而至
於杷鎌杖鎚凡人之所資以為用者莫不悉具而
其所以為用則因乎其人之數萬人所用強弩六
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通而計之通足以充萬人
之數然是器也欲其常新則不可不加人工焉欲
其全備則必修治之使無或壞欲其精利則必礪
礪之使無或弊是必得巧手三百人然後可以善
其事舉兵之大數以此為率故太公指是以為大
數武王既聞其科品之利與其眾寡之數豈不以

六韜講義三十七

四

是為當故曰允哉允者當也言其所言之當也

三陳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陳制不一有八陣有五陣又有三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陣之制也方圓曲直銳此五陣之制也而三陣之說又異與天地人是為三陣天陣果何取耶陰陽向背也地陣果何所取耶土地之利

奈陣 下同

卒

也至於人陣則人與器用耳太公指日月星辰斗左右向背以為天陣此則取之天時也明矣以丘陵水泉前後左右之利為地陣此則取之地利也明矣車馬文武是為人非人與器用耶在張昭兵法論三陣之說謂凡用兵有三陣者用兵者備詳三者形備勢然後可用兵陰陽時日風雲星氣六陣也山川險易丘陵水泉地陣也將帥士率器械人陳也此三者將兵之急務觀此則太公之三陣可知矣不惟是也唐人負半千亦常論是三陳矣

圍下同

亂下同
橫

疾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困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困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孫子曰兵之情困則禦不得已則鬪又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是則危亡之地宜在疾戰武王之所問前後斷糧道絕此則死地不得已之

營殺下同

時也宜太公以爲天下之困兵必以用之則可以勝不暴而徐則人心恐矣故敗如此之兵必爲武衝陣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疾擊之使之莫知所以禦之者而後可以橫行武王又謂若已出困必求所以勝之太公乃使之左右各疾而敵戰無與敵人爭道而中軍則迭前迭後以出其力而更出夫如是故可以走其將疾戰之法嘗於段紀明得之昔高平之役虜兵甚盛段紀明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三狹以強弩副輕騎爲左右翼且激之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成走必盡死衆皆

騰赴紀明馳突而擊之其虜衆大潰茲不得太公疾戰之法也

必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鬪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衛杖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率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

枚

陣卒

圍下

卒

拒守武翼太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敢冒將之士疾擊其前弱率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二軍勇鬪莫我能禦

孫子曰因地則謀又曰因則禦是則爲敵所困歸路既斷糧既絕而敵之糧食甚多險阻又固可不求所以爲必出之道必出之道在器與氣耳器械者人之所資以爲用勇鬪者氣之所資以振器械爲寶則器爲可重也勇鬪爲首則勇爲可先也昔李廣爲右賢王所困廣乃命士持蒲而身自

六留講義卷三十七

以_テ大_ニ黃_ヲ射_ル其_ノ裨_ヲ將_ル此_レ則_レ欲_ス出_テ者_ハ必_ズ以_テ器_ヲ械_ヲ爲_ス寶_ト也_ニ
 吳_ハ漢_ニ爲_シ謝_豐所_ニ困_ル乃_チ厲_シ諸_將使_テ入_リ自_ラ爲_シ戰_ヲ以_テ立_テ大_ニ
 功_ヲ此_レ則_レ欲_ス出_テ者_ハ必_ズ以_テ勇_ヲ闘_ヲ爲_ス首_ト也_ニ其_レ出_テ必_ズ審_シ知_ル
 敵_ノ人_ノ空_ク虛_ク之_レ地_ハ無_ク人_ノ之_レ處_ニ因_テ其_レ不_レ備_テ而_シ出_ツ之_レ昔_ハ高_ニ
 祖_ハ爲_シ項_王所_ニ困_ル得_テ紀_信詐_リ降_リ而_シ高_皇乃_チ間_ニ走_リ此_レ則_レ
 乘_テ空_ク虛_ク無_ク人_ノ之_レ地_ニ也_ニ其_レ出_テ將_士持_テ玄_ノ旗_ヲ欲_シ夜_ニ則_レ無_ク
 所_ニ下_ル也_ニ操_テ器_械所_ニ以_テ爲_ス援_ト也_ニ銜_テ杖_ヲ欲_シ其_レ無_ク聲_ト也_ニ
 然_レ必_ズ以_テ夜_ニ而_シ出_ツ慮_ル其_レ知_ル之_レ也_ニ勇_力飛_走冒_テ之_レ士_ハ
 居_リ前_ニ此_レ皆_シ勇_闘之_レ士_也使_テ之_レ平_壘爲_シ軍_ノ開_道後_則
 以_テ材_ヲ強_弩爲_シ伏_弱率_テ車_騎則_レ居_リ中_ニ以_テ其_レ不_レ便_テ於_ニ

用_ニ也_ニ既_ニ陣_ヲ畢_テ乃_チ徐_ニ而_シ出_ツ無_ク得_テ驚_駭然_レ必_ズ以_テ武_ヲ衝_ル
 扶_テ脊_ヲ前_後拒_守武_翼木_櫓左_右備_シ此_レ則_レ資_テ器_械
 以_テ爲_ス用_ト也_ニ敵_ノ人_ノ若_シ驚_テ而_シ覺_ル之_レ不_レ過_シ使_テ勇_士前_ニ戰_弱
 率_テ居_リ後_ニ而_シ伏_兵則_レ視_テ利_ヲ而_シ動_キ彼_レ追_ハ則_レ疾_ク擊_テ其_レ後_又
 且_チ多_ク其_レ鼓_ヲ蓋_シ夜_ニ戰_ハ則_レ欲_ス火_ヲ鼓_之多_ク所_ニ以_テ變_ル人_ノ之_レ
 耳_目也_ニ吾_ノ謀_ヲ既_ニ定_リ吾_ノ既_ニ疾_ク則_レ若_シ從_テ地_ニ出_テ若_シ從_テ天_ニ
 下_ニ彼_レ安_ク禦_テ我_ヲ哉_ト

武_王曰_ク前_ニ有_テ大_ニ水_ヲ廣_ク漣_深坑_我欲_シ踰_テ渡_ル無_ク舟_楫之_レ備_シ
 敵_ノ人_ノ屯_壘限_我軍_前塞_我歸_道方_候常_ニ戒_險塞_盡守_守
 車_騎要_我前_勇士_擊我_後爲_シ之_レ柰_何太_公曰_ク大_ニ水_廣

澗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率必寡若此者以
 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
 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
 勇聞則生不勇則死已出者今我踵軍設雲火遠候
 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
 以火為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
 吾三軍皆精銳勇聞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其慮慮深者其為謀必悉武王既慮為敵所困以
 求必出又為坑澗大水無舟可渡前則為敵所限
 歸則其道已塞存候嚴防阻守車騎要其前勇士

擊其後其勢亦已危矣必求所以為之道夫絕
 險者必求越險絕險而不求所以越之是坐而待
 斃於敵也其在軍用有飛橋飛江天潢天潢飛橋
 所以渡溝澗飛江可以濟大海行軍之際茲用已
 先具則遇大水廣澗深坑必以飛江轉關天潢而
 濟况若是之地敵所不守縱守之其人寡故可
 得而渡昔楚之侵隨道梁澁蓋得此法也勇力材
 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蓋惟死戰則可
 以免也欲人之致死則必示之以必死故燔輜重
 焚糧食告之以勇聞則生不勇則死是示之以必

死戰也昔鎮惡之至渭橋也奔船登岸諸艦悉逐
 流去鎮惡撫士率曰去家萬里舫乘衣糧茲已逐
 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誠有得於此也踵軍則居
 前而已出者令軍設雲火遠候依草木兵墓險
 阻以為援敵人車騎不敢遠進長驅懼吾之驚其
 後也而吾則以後至者并力以戰又為四衝陣
 以為禦敵之備其備既嚴宜三軍皆精銳勇鬪而
 莫我敢止矣此武王之所以稱善

軍略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太谷險

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
 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
 使三軍不稽留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
 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素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
 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困
 邑則有輓輻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
 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
 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疾菴畫則登
 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
 鼙鐸吹鳴笳越溝壑則有飛橋轉關輓輻鉅濟水

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
備主將何憂

用智於未奔沉之前事至而後求所以脫之不已
晚乎武王所以每事必問蓋慮其事之或至此也
深谿太谷險阻之水在不能免然舟梁未設三
軍未濟水草無有得無稽留乎此武王所以問也
而太公則以豫備之說告之在法有曰人習陣利
極物以豫是謂有善慮欲其先設器欲其先備此
則極物以豫也教欲素信士卒欲習此則人習陣
利也王者之兵必先乎是凡三軍有大事此正用

兵之際也莫不習用器械欲其人便於也其為
器也不一而足攻城圍邑則有輜輶臨衝之車皆
攻之具也孫子曰修櫓輜輶則是器也攻城之
具也視城中則雲梯飛樓皆望敵之具也孫子
有備器械之說楚子有登箕之舉則是器也視
城之具也二軍行止則有武衝太櫓前後守
分險法則以武衝為前太櫓為衛在必出法則以
武衝前後大櫓備左右此則為行止之用也明
矣絕道遮衝則有工強弩衛其兩旁在敵武之
法則選材士強弩伏於左右在步之法則以材

士強警備其左右此則為蔽衛也明矣設營則
 有天羅武落行馬疾藜在戰步之法或均置疾藜
 或操行進退闌車以為壘此則設營壘之具也
 晝則登雲梯遠望所視城中也立五色旌旗所
 以變敵人之目也夜則設雲火萬擊雷鼓振聲
 鐸吹鳴笳所以變其耳目也孫子曰晝戰多旌
 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太公所言亦孫
 子意也以飛橋轉關轆轤鉏鋸天潢飛江浮海
 絕江此皆渡水之具也在軍用有飛橋轉關轆
 轤飛江天潢天潢之制皆其用也三用備則緩

急有所資故主將無憂

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
 以往陳潛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來
 為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
 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
 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
 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
 我之情通我之謀動而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襲
 我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

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是則與敵臨境彼此可以來之地是乃通地也兩陣皆固未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而慮彼之來此武王所以憂也而太公先告以自治之策後告以攻襲之法分兵三處以三軍各分三處也令前軍深溝增壘出列旌旗擊鼙鼓以為守備又令後軍多積糧

食不與之敵自治之策也昔高祖塞成臯之險取敖倉之粟而堅壁滎陽以為守備也若夫發銳士以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是攻襲之法也孫子有所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亦此意也夫力角人不若以謀伐人事有所當慮敵不之意則可擊矣戒其所當修敵不之備則可攻矣既擊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敵安而後知之故敵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又慮夫敵或之知而有潛伏要擊之舉太公則告以挑戰以勞之揚塵以示之鼓以從之所以撓而悞之也况又出其左右

辛
近而襲之其將必驚其率必駭如此敵不敢來吾
可以往敵人內外受敵其敗也必矣

動靜

辛陣高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
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
帥恐懼士率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
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
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
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
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

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
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率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
爲之奈何太公曰微哉王之間也如此者先戰五日
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
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踈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
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
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
哉

金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

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
 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
 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
 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爲相命勿令
 之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
 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
 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
 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
 吾二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
 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

後或陷其兩旁明号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用兵之道上欲得其時下欲得其利中欲謹其守
 以天時言 知寒暑不宜霖雨過節非其時也以
 地利言之溝壘不固隘 不守失其利矣以人事
 言之斥候懈怠士卒不戒三軍無備上下惑亂則
 守備不嚴矣三者俱失而無一得武王安得不以
 是而爲憂然用兵之道以戒爲寶吳子之對武侯
 嘗謂先戒爲 兵而於將之五謹其四亦曰戒兼銳
 恃秋潦所以見敗於李靖 魯惟恃深雪所以見
 擒於定方彼惟不戒而怠所以敗也若夫知所戒

則敵不得而乘之故令壘上誰何以号相命皆所以戒也况又加以誠約各致其謹敵人雖至其不可襲則必退矣還則力必盡氣必怠故可發銳士隨而擊之所以乘其怠也然武王又慮夫敵知其計而反蹈其伏三軍為之擾亂太公以分兵之說告之吾兵既分則彼心不可得而皆備之故分追之際不可越其伏地而進擊之際三隊必欲俱至前後兩營合而攻之明號審令使不紛亂若是則可以勝之矣昔吳起以強告武侯亦謂分為五軍五軍交至必有其利誠以多方以制之

故可以勝之

絕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太陵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俱失率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入翼我兩旁越我前

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
 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
 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
 里即其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
 王曰善哉

兵貴爲主不貴爲客爲客之道必先掠於饒野以
 爲足食之今引兵深入與敵相守而糧道乃爲
 所絕前後乃爲所越戰俱有不便武王得不思
 所以爲之之道此在法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
 之形者不能行軍不卑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知地

之形而得其利則可以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
 爲之固可以城邑丘墓地利之所在關梁可以
 謹守我軍可以堅固彼又必能絕吾糧道越吾前
 後哉其在尉繚子集兵敵境必栖其大城大邑而
 絕其道能使敵人有城無守有人無人有資無資
 是爲客之道必貴乎得地利而後可以戰守也
 太公雖以地利告而武王又慮夫候望者失誤
 率與敵遇兩旁爲敵所翼前爲敵所越不足以
 戰守爲之奈何且前茅慮無楚人之所以勝后候
 必遠充國之所以固遠候不發何以得敵之情故

太公謂必先發遠候審知敵人所存又慮不得地利則以武衝車以擊所以自衛也置兩踵軍於後所以為應援也其踵軍相去二百里或五十里凡以備有變而前後救援也環衛既謹應援嚴敵人烏得而犯之此三軍所以完堅而無毀傷也

略地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因邑恐其別軍率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裡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為之奈何太公曰九攻城因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

其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為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困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

下同

無壞入宮室家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
 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一人如此
 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

守法以救而誠以食而又攻城圍邑必光明乎此
 武王問太公以乘勝入敵境欲攻城圍邑恐為敵
 人中外合擊太公遂告以隔內外絕糧道之法其
 始則遠其車騎警以屯衛所以自固七次則阻其
 內外使應援不及中人絕糧使轉輸不通既無所
 以為援又無所資以為食不敗何待內外絕糧
 食隔固可以擊之也然事極則智生彼既知其不

繼

免則必有謀約夜出竄竄一死戰且又不可不慮
 也然擊強之道必分軍而用之分為三所以多
 其備也視地而處所以求其利也又知敵之別軍
 與不城別堡置遺缺之道以利之此以利誘之
 也而已則守禦愈嚴勿令有失如是則敵不知其
 謀故恐懼而栖保不入山林即歸大邑以求其利
 而別軍不知謀間走矣然亦在遠車騎以謹之謹
 行陣以守之與之相拒而勿令遺脫中外既隔中
 人必先出者為得道其練率材士必出繼之而
 所留守者則獨老矣吾於是始可以驅入而據

六留備卷三十一

其地然亦不必與戰但絕其糧又困而守之使
 之自降彼既降矣吾因而撫之使之相率而無
 燔其積聚欲人足其用也無壞其宮室欲人安也
 冢樹者之所護社叢者鄉民之所愛故勿伐之
 降者既明其罪則勿殺之其主可誅其主可誅其
 民無罪故雖得其民勿戮之示以義蓋欲以是
 道而感之也感之以是則彼必知吾兵之舉非
 巨私也本之仁義也既有以感之必有以懷之施
 之以厚德以懷之也壞之以是則彼必知吾兵
 之舉非以傷之也乃所以恤之也如此則彼國之

民知其罪之所歸在於其主一八者主也宜其
 天下咸和服矣湯武之師吊民伐罪之師也非有
 害也湯誓泰誓之作無非示之以仁義也大德
 之所昭財粟之所散無非施之以厚德也不惟湯
 武然也高祖入關秋毫無犯則於人必無懷也秦
 王子嬰既降且以之屬吏况有所殺戮乎其語父
 老則以除害為言非示之以仁義乎三章之約田
 租之減非施之以厚德乎此漢之所以盛也

火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叢穢周

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
 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
 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
 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
 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若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
 堅亂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還走吾按黑地
 而更強弩材士衛五若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
 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
 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
 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按孫子火攻之法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當以數字
 之火發而必以兵應之發上風則無攻下風皆其
 大要也是以陸遜之克先主也則人持一炬劉毅
 之走耳元也則烟塵漲天因風縱火穎以是而
 平陳縱火舉燎皇甫以是而討角知所以用火之
 亦足以破其軍也此武王之所以深憂而太公
 則告之以火應火之法先之以望敵之具察敵而
 知火起之候則燔吾前後以應之敵人苟至其計
 必沮而引軍却退矣吾乃按黑地而堅亂此乃下
 風之地也加以強弩材士以為衛如此則敵不能

害矣昔李陵之伐匈奴也匈奴於上風縱火以燒陵軍陵亦放火燒斷葭草用絕火勢陵亦得所以應火之術也惜其所將者少而勢有所不敵所以不能自全也若夫敵燔吾四面又按黑地而起兵此則敵人得夫火發而早應之說也火發而應之以兵兵靜者不可攻故太公告武王以衝陣強弩以翼之欲得其靜而使敵不敢攻特可以自保耳何勝負之有

壘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

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率去不遠未定而復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多必勝矣

太宗嘗曰諸將但能言避實擊虛及其臨敵鮮識虛實者則實之理誠為難知宜武王必欲有以知之也夫欲測敵者必二三才之理上而天時下

而地利中而人事三者既無不通則敵之情斯
 無不知矣欲知其變動則必登高下望而後可以
 知之昔者楚子嘗登巢車以望晉軍矣段韶嘗登
 邛阪以望周一矣登高下望宜其可以知其變動
 也其虛實即其壘而可知其去來即其人而可知
 然何以知之哉始而聽其鼓鐸見其無音似虛
 也而未敢以為虛也又觀其壘上多飛鳥城上無
 氣然後知其詐為偶人也兵法曰鳥集者虛也
 今多飛鳥而不為必其虛也此叔向見城上有鳥
 而知齊師之遁也敵人率然去不遠而返此必

統軍元律也疾於用士率故前後無次而陣亂
 吳子論審將之法謂其率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
 橫此為愚將雖衆可獲行陣既亂前後既不相次
 豈不可擊者如此者其可擊之形已見宜急擊之
 雖少可以勝衆矣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七終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八

豹韜

林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
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
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裡
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
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
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
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

六韜講義卷第三十八 六韜五

戰敵入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孫子論行軍則有處山之軍吳子對武侯之問則有丘陵林之說是則山林之戰豈無其法耶宜武王於遇太林分林相之際必求所以守則固戰則勝之道夫守而不固不足為善戰而不勝不足為善戰故守則欲必固戰則欲必勝孫子云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繼之以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是則守則必固戰則必勝也太公遂言林戰之法分為衝陳所以為衛也

便兵所處所以求利也弓弩為表所以禦敵也戟楯為裏所以自翼也斬除草木以廣其道是又欲便所也高置旌旗謹敕三軍所以聚而安之以待敵也然其為謀必欲其密不可使敵人知吾之情此固所謂林戰也而其為法則又詳焉太公復申言其法其為法也率吾矛戟相與為伍以為援也林間水踈以騎為輔所以防侵突也戰車居前示以必戰也然亦料敵勢之可不凡便於已則戰不便於已則止兵法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便則利也不便則不利也見便則戰不見

便則止林多險阻必慮夫敵有伏兵以襲其後故必置衝陣以備前後既得其便乃可以戰戰之既疾敵入雖衆無所用之宜其必走又且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曲林戰之法無以易此故謂之林戰之紀言此乃林戰之法也蓋兵以法而用用法而善此林戰之法然也然前言林戰此又言林之紀者蓋論兵之所用雖當知其地而論地之所宜則必欲得其法是謂林戰者此以戰地言也是謂林戰之紀者此以戰地之法言也

突戰

驅 下同

奈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為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入分為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為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為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為伏兵令我壘

隱卒

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
銳士隱伏而剋敵人若至使我輕率合戰而佯走令
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敵人以我為守城
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
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及走名曰
突戰敵人雖眾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孫子論死地以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武王問敵人長驅侵掠係累人民此正孫子不
疾戰則亡之地利也武王所求以守固戰勝之道
而太公則以是為突兵曰突兵者謂宜疾戰也惟

驅

以待二字刪

疾戰故不暇於食其牛馬足其糧食必暴擊而前
然亦不可以無應援故令我遠邑別軍選鋒擊後
所以合攻之也審其期日必會於晦所以不欲使
之見也疾戰如是敵雖眾無所用之故其將可
虜若夫敵人分軍為三四或戰而侵掠或止而收
牛馬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以致吾三軍恐
懼斯之時亦惟突戰彼既未盡至吾則設備以
待以待之自去城四為壘以下皆備也金鼓旌
旗皆列而張所以示其眾也別隊伏兵所以襲
之也壘上多積強弩亦以待之也百步一突門

六韜講義卷第八 四

有行馬所以拒禦也車騎居後所以蔽翼也勇力
 銳士隱伏所以藏銳也及其既至令輕車合戰而
 佯走所以致之也令城上立旗擊鼓以為守備彼
 以我為守則必薄我城下而不知守之攻之策吾
 之伏兵一發而內外擊之三軍疾戰而前後攻之
 是則敵衆無所用敵計無所施故勇者不得闖
 輕者不及走而敵衆不足恃矣田單嘗縱火牛以
 克燕軍鄭人嘗為三覆以克北戎是皆突戰之効
 也

敵強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
 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
 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之奈何太
 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
 士強弩車騎為之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
 表或擊其裡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
 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
 聞三軍擾亂皆散而走士卒無聞志將吏無守心為
 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
 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

六韜講義卷第八

擊其表或擊其裡微号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強此常說也况又引兵深入而敵人以此夜攻之三軍震恐若是則戰勝守固之道尤不可不求也太公以是爲震寇謂宜有以震動之也利以出戰不可以守蓋守兵氣弱必禽於敵戰則氣銳必可勝之選材士強弩車騎以爲左右所以自爲不可勝也乃疾擊急攻其前後表裡若是則必亂其率而駭其將武王又慮夫敵人遮前後斷銳兵絕材士以外不相聞而士卒無

志於鬪將吏無心相守太公謂王之此爲甚明也蓋以其勢之可見故其理之易知所謂之明哉之間也當此之時此明号審令使衆知所從也出銳士操炬火將爲火攻也二人同鼓所以震其聲也知敵所在而表裡擊之彼號相知滅火息鼓所爲期約也加以三軍疾戰宜敵之必敗也兵漢之在廣樂也時建衆十萬而漢乃選四部精兵與鳥桓空騎三千齊鼓而進以破茂建又何慮其敵之強耶

敵武

卒

奈

亂

陣奈

陣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率遇敵人甚衆且武車驍騎繞我左右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大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二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颯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

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乘勝以勝者易易敗而勝者難南原之役右師少却高祖失此敗兵之舉也而太宗乃能因是以禽老生非易敗而勝乎王所問敵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三軍震走太公謂此敗兵易敗而勝其事爲難是必善者而後可以成功故曰善以勝不善者以亡善者以其能戰也故孫子論勝於易勝之亦以善戰者爲言非善者安能易敗而勝乎武王未知所以之之法而太公用以言之必欲伏其材士強弩翼以武車驍去前後

亂亂

也

發龐

三里使敵逐我而後發吾車騎以衝之如此則敵已其計中故彼必擾亂而吾衆之走者可以自安止矣太公所雖可以衝突而擾亂而武王又慮夫強弱衆寡之不等加以兵之整治精銳之不可當太公復以伏兵之說而言大抵不以藏其形則不足以成其功韓信之克陳餘而以草山之伏爲異之克赤眉也以道側之伏伏兵既密而車騎堅陣以待之遇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而車騎銳士因以疾擊宜敵人之衆不足恃而其將必走也此孫臏馬陵之弩所以俱發而勝龐涓也

鳥雲山兵

陣下全

奈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栖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彼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其山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

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鳥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擒也

鳥雲澤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眾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又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為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

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主必因敵使精微為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鳥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眾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

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孫子論行軍有處山之軍有處澤之軍蓋以地無常形兵有常法而太公論山澤之兵則本於一法在山之兵既取鳥雲以爲兵而在澤之兵亦取之矣古人言鳥合之衆以其易散也以衆之非以其散乎古人論兵之輕者謂如雲覆之謂其可以覆之也以雲名之其合可知也夫兵之道不過乎散與合而一山澤雖有異地而鳥雲本無異制用之於山則山可以勝用之於澤則澤可以勝此無他用得其法也其在處山之兵則欲立而惡下

故高則爲敵所栖下則爲敵所囚山有陰陽有左右陰陽者山之南北也左右者山之東西也處陽備陰處陰備陽左備右處右備左欲四方之皆有備也敵所能陵越者必備表於衢道通谷則絕以武車無通其路置旌旗勅三軍以密其機而使敵不之知是謂山城以其在山亦可以固守也行列一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此則備之已具也故於山之表各置衝陳使兵所處以求其利然其所以疾戰則無出於雲之兵故以鳥雲山兵爲兵至於澤兵其所處雖異其所遇難

而其為法亦不出於鳥雲太公始雖告之以詐敵之法然不可詐則計必有所用故始而求途以離其害終而因敵以得其利欲人之導已則不可以愛財故求途之道以金玉為主慕吾之財則必告之以所可由之道矣欲踐墨而隨敵則不以或泄故必因敵使而以精微為寶既得其情而後欲密其也然武王又慮夫敵人知之而太公乃反復以鳥雲之兵終蓋以用兵之事無出於此故指是而以為用兵之奇豈非分為變兵之奇道也此鳥雲所以為用兵之奇然太公又恐後

世不明其意

於終篇復明鳥雲之制而以散合

變化明之

少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為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為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

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隣國之
士厚其弊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矣
武王曰善哉

衆寡強弱勢不相敵然寡或可以勝衆弱或可以
勝強茲又可不求其所以然三略有曰以寡勝
衆以弱勝強則衆與強不足恃安得武王不以
是而爲問夫以少擊衆者必以伏兵日暮而邀擊
之乃可以勝之也昔者龐涓以全魏之師而敗於
小曠之萬弩此以寡勝衆也然非馬陵道隘龐涓
暮至則孫臏之謀亦無所施若夫以弱擊強者則

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其力以勝之也昔者
楚子伐鄭而楚師夜造是豈鄭強而楚耶必得
大國之與隣國之助也春秋書荆伐鄭繼之以公
會宋人救鄭子此以弱勝強者必藉人之力
也武王於此又夫無可伏之地無可要之處無
可必之時與夫無助與之國則將何以哉太公遂
以誑誘之說交際之禮而以明之誑誘之行則
彼之將必爲所惑感其道雖不遠而吾能迂而曲
之使其途既遠則其行必遲故會當日暮因其
未盡渡未及舍之而以擊之則可以亂其衆而

走其將交際之禮則大得所事。大國必與之隣有所親而隣國必助之。此皆卑辭厚幣之所由也。若然則雖寡可以勝衆，雖弱可以勝強矣。又何患焉。

分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麴山之左，急備山之右，麴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二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

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陳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車城。九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陳，便兵所麴，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

昔晉楚泚水之役，陽處父與子尚分泚水而守，陽處父退舍，子尚亦退舍，此則分險而守，各求所以爲便利，而不敢輕動，分險拒其難如此。如欲守則固，戰則勝，可不求其所以爲之乎？然大抵分

六韜卷之三

險戰守之法。處山則嚴為之備。水則必思所濟。既濟則欲求其得利。則必謹所守。處左備右。處右備左。則其為備也嚴。雖無舟楫。則以天潢而濟。則可以濟不通矣。既濟而廣道。以便戰所。是又求其利也。置武衝列強弩塞衢谷。立旌旗。是又欲謹其守也。惟以武衝為衛。所以謂之車城。武衝車也。言雖無城守。而有軍可以為救翼。是亦城守也。故謂之車城。若夫拒險戰。則前以車救。以櫓而翼。以材士強弩。每三千人為一屯。禦衝陣。便其所處。三軍各以次攻。左則左。右則右。中則中。並攻前迭

戰迭息。已戰者則歸。其所未戰者則更而進。如此則乃可以勝矣。武王聞其計之善。故善之。

七書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八終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九

大韜

分合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
 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
 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
 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
 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
 至者按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
 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九

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分合之變兵之大
 要也故孫云分合為變而太宗與衛公吞問亦
 以分聚通宜為言是則分合之變不可不明大抵
 用兵之道其始也分其終也合其分者所以據
 其要地其合之者所以并力以戰武王以三軍分
 數處此則其始之分也期會合戰此則其終之
 合也然人稠兵眾不可得而一故必有約誓賞罰
 行焉此武王之所以併問之也而太公乃先言分
 合之變而後言將之所以合戰夫為將者必去戰
 地戰日而後可以千里為會知戰地與日既定矣

乃檄書與之會以攻城圍邑之期使之畢集其
 所既告之以時矣大將乃設營而立表轅門以
 為之期清道禁行以止往來使諸將必有使至先
 至則賞後至則斬如是則軍必以時而至遠近
 奔集三軍俱至可以併力合戰昔高祖垓下之役
 始與仁不期而不至高祖深以為憂及信布等發
 兵俱至而後高祖業定矣此乃會期并力之効
 也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

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
 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
 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
 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
 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
 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知吾率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
 半也故雖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可以擊敵然不
 知敵之可擊則亦未保其必成功也是以武王謂
 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必欲見可而後擊夫敵有可

擊之道必有可見之形凡十四變皆敵人所可擊
 之形也審察是變而後擊之則敵必敗矣所謂十
 四變者自敵入新至以至心怖凡十四形新集可
 擊此則因其始至而擊之也陳慶之克魏也嘗以
 未集而勝之矣人馬未食可擊則因其未修備而
 擊之也光弼之伺其方飯以擊賊是也天時不順
 則遣天時者也故可擊具方得歲符堅欲伐之所
 以敗也地形未得此則失地利者也故可擊竇泰
 依山未列周文帝所以克之也奔走則師無統者
 也故可擊此戎遇覆而奔所以為鄭所敗也不戒

劉關

阨亂

則無備者也故可擊李靖之討蕭銳以其無備也
疲勞則倦故可擊周訪擊杜曾以其彼勞我逸也
將離士卒則所守不固故可擊劉裕去關令其子
守所以狼狽而歸涉長路則人困故可擊高歡數
日行八九百里所以為周文帝所克濟水則可邀
而擊之此韓信所以克龍且也不暇則人煩故可
擊此賀若弼之平陳所以欲彼出我以入以煩之阻
難狹路則阨塞之地也故可擊馬陵道隘孫臏所
以克龐消亂行則無統故可擊亂以濟楚人所
以敗於羅心怖則多疑故可擊見八公山草木

人形秦師所以敗於晉九此皆其所可見者也故
皆可以擊其在吳子武侯問敵有必可擊之道
而吳起對之以審虛實而趨其危自敵人遠來新
至至於心怖凡十三事而杜佑論敵之可擊亦有
十五形大抵必本諸此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六勇
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
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
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鈞強梁

卒梁

壯

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率名曰勇敢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率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率名曰死闘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率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率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率名曰勵銳之士有胥靡兇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率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入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率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理所以不レ成功者以其所駭市人也惟練而用之則所戰無不克矣此レ主所以問也夫含生之類皆有所欲人固有以材レ而欲見用レ亦有以志レ而欲見用者吾因其材レ而用之則天下之材無或レ因其志レ而用之則天下之志有所伸曰冒刃之士曰陷陣之士曰勇銳之士曰勇力之士曰寇兵之士曰待命之士凡此者レ其材為可用也吾則各使聚為一率以盡其材曰死闘之士死憤之士必死之士曰勵銳之士倖用之士此則皆其志欲求用也吾則各使之聚為一率以伸其志有材者

以材擢有志者志奮練士之法無出於此不可
 不察也察之既審則人皆可用之人矣其在吳子
 亦有所謂練銳之說謂強國之君必料其民自有
 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以至於五城去守欲除其
 醜者為一卒九五者皆軍之練銳其與太公所
 言殆表裏矣

教戰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
 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
 士農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

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
 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
 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
 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
 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士不素教不可用也法言之矣士率熟練法又言
 之矣是則不教民戰豈不謂之殃民耶教戰之法
 必有所寓此武王之所問也凡統軍而教之不
 過金鼓之節申令之明習變之熟而鼓以進之
 金以止之一進一退各有其節此士農之所以整

也三令而五申之既明軍法乃可以行故必先
明告吏士申之三令操兵起居各有所便旌旗指
麾各有所用其為變法欲使之皆習所以必在所
教也其為法也由寡以至衆必由寡以二衆者欲
其力不勞而教易成也寡莫寡於一人衆莫衆於
百萬自一人教成之後合之十人十合成百百合
之千千合之萬萬合之三軍而大戰合之百萬皆
由寡以及衆也惟合之有序教之有素此所以能
成其六兵而立威於天下也安得武王不以其善其
吳子教戰之法自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至於萬人

成三軍皆由寡以及衆也其在尉繚子教
戰之法自百人教合之千人至於萬人教成合
之三軍亦由寡以至衆也教戰之法無出諸此所
以一子之言與太公言皆一律也

均兵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率幾步
率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率幾步率當
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
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
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也故車

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陣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十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一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十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

司馬法有五兵五當之制是則兵之敵戰皆有所當也况車騎乎晁錯嘗論得地形之說謂土山丘阜步兵之地也車騎不當一平原曠野車騎

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三者通相戰必有所當均而用之得無術乎此武王以車步騎三者所當之數而為間也且車與騎其為制不一故其用亦異車也者以捍蔽也故為軍之羽翼太公分險之法以武衝為前絕道之戰以武衝為壘是則車為軍之羽翼也明矣惟為羽翼故敵雖堅車可以陷之敵兵雖強車可以要之敵兵走北可以遮之皆以其可以蔽也騎也者所以馳騁也故為軍之伺候曹公兵法有遊騎戰騎衛公兵法有跳盪騎兵是則騎為軍之伺候也明矣惟為伺候故

敵之軍敗則可以踵繼之糧道可以絕斷之便寇
 可以攻擊之皆以其可以伺候也車步騎三者欲
 其相繼則必敵戰而後可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
 步率一人以其不_レ所用也若夫三軍之衆成列
 而相當此則敵戰之際故其所_レ之數可得而言
 然亦以其地之險易而_レ之易地則宜於車步騎故
 所當者衆險地則不宜於車騎故所當者寡若於
 易地則一車可以當步卒八十人一騎可以當八
 人若以車而與騎當一車又可以當十騎至於
 險地則其所當之數不及於易地一車特可以

當步卒四十人一騎可以當四人以車與騎戰下
 車亦只可以當六騎矣是皆因地形而異其數也
 車騎之用是其大故為軍之武兵武兵者言其
 猛疾也是以十乘之車以敗千人百乘之車可
 以敗萬人十騎可以走百人百騎可以走千人此
 其大數也至於太宗問曹公戰騎之說衛公則以
 八車當車徒二十四人太宗問車步騎之法衛
 公則以為一當三人何其數之不同耶衛公所
 言荀吳曹公法也此之所_レ太公之法也法異故
 用異

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陣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
 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
 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
 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
 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
 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
 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
 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
 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
 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武王曰善哉

所以統軍者必有人所以列兵者必有陣古之教
 戰之法伍長率有長旅有帥師有帥皆所以統
 之也曰鵠鶴曰魚雁曰荆尸皆所以列之也吏數
 者此所統之人也陣法者此所列之也以軍之
 吏數言之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帥百車
 一將皆以統之也其法始於五以五者數之所起
 也終於百以十者數之所成也由是而推或千或
 萬皆自此始也其在衛公以論之軍制則曰五車
 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帥率長一人此以長帥之

麗

我也至於凡軍千乘將吏二人其數與此異者衛
 公言漢魏制也所以不同其為陣法則以地形
 之險易而別之。地則廣故以五車為列相去左
 右隊間或四十步或六十步。其地之廣而可以
 馳騁也至於險地則狹故車必循道聚以。車屯
 以二十車左右則六步隊間則二十六步其相去
 雖若。其近亦以長而帥五車縱橫之間以里為
 率各返故道所以。失軼也嘗觀鄭人魚鼈之法
 先偏後伍伍乘弥縫則知太公。言陣法為可驗
 矣至於騎之吏數亦以五以十以百而分必二百

而一將者以其易統於車也觀北城之戰光弼與
 論惟正。鐵騎二百與郝廷主以三百二百一將
 太公法也而三百亦一將者此以才而用之也霍
 去病所將四十萬騎是又大將也。為陣法亦以
 陣之險易野則便於馳逐故以五騎為前其相
 左右隊間之地其廣或二十步或四步或五十步
 以其地易。所占之地廣若天險地則狹矣故前
 後左右隊間之地比之。地各減其半或十步或
 二步或二十五步一屯則三十騎一軍則六十騎
 而十騎又統以一吏縱橫相去以百步為率周旋

六韜卷三十九 十一
不共間而各復於故處所以防散失也太公之所
言既若是其言武王安得不稱善

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
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
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鼓八石
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
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

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
能馳騎鼓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壑登丘陵冒
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士之士不可
不厚也

人各有能故選之各有法能於車者是爲武車士
能於騎者爲武騎士二者其能不同也選士之
法亦因以異所謂車士必其能逐奔馬束縛旌
旗力能鼓八石弩射前後左右者而不可所謂騎
士者必其能壯健捷疾超絕倫等馳騎鼓射越溝
壑登丘陵越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而後

可周人戎車一百兩虎賁三百人此則選車士之得其人也霍去病以四十騎出塞其所以將常選此則選騎士之得其人也車騎之士以年四十以下者以其血氣方剛之時為可用也必以長七八五寸以上者蓋人長八尺故有取於七尺五寸以上者焉是二者其才既異乎人則其待之也亦不可輕故皆不可不厚也待之必欲其厚也其在吳子有所謂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一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塞旗取將必有能者此之類選而別之而貴之是亦太公不可不厚之說也

戰車

奈 下同

還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墨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

六韜論義卷第九

陣亂

卒

圍驅

馳

騎

麗

之壤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率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困，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騎，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兵惟有異制，故亦有異宜。步也，車也，馳也。三者之制異也。步利於馳，逐故貴。知變動，車以陽燥而起，以陰濕而停，故貴。知形騎，所以為軍之伺候。故貴。知音徑別道，其所宜不同也。三雖不同而用也。太宗嘗問衛公：以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則質之魚，濊之魚，明以伐狄之事，謂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果何來？徒果何從？是知車步騎有所異，亦有所同也。且以

軍所用之地也。有以勝，亦有以敗。故死地有十，勝地有八。大抵不能皆利而害者尤甚。自往而無以還之死地，至於前不能進，後不能解之陷地，凡十有者，皆害也。地不能無害，將貴於避。拙將則不知於避，故見擒而明將則知之，故能避。其在孫子耳論絕澗、天井、天羅、天牢、天陷、天隙之地，謂吾遠之敵，近之吾之敵，背之是亦欲人之知所避也。若夫八勝之地，則必因敵勢而陷之。自敵之前後行陣未定，至於遠行暮至，三軍恐懼，勢之可因也。由是而陷之，宜無不勝矣。勝敗之地，若

是其明能知之，則敵雖周圍千乘萬騎，前驅旁馳，吾何畏彼哉？以吾所去取也，故雖萬戰必勝。此鄭伯之所以克北戎，馬隆之所克梁州。若夫房瑄、陳濤之戰，用古車法而反，以致敗，是豈善車者哉？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

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而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
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闘薄其前後獵其左
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
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
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
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
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
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
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
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

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
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
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而
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
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
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磔歲
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太阜後有高山
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裡此騎之難地也敵人
絕我糧道往而無以返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
退漸澁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

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
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騎有十勝九
敗其所以敗而從勝者則在夫將之能矣古之

用騎以勝者在漢則韓灌嬰霍去病衛青李廣
之徒在唐則李靖尉遲敬德李光弼薛仁貴之徒

皆騎將也使數君子不知夫騎之勝負之地則亦
一以能成功耶騎不得成列則韓信未敢下井陘

敵勢有可取光弼因以用論郝騎有可用宜無
不勝如不可用得無避乎敵人行列未定以下

皆其取也故勝惟其可以勝所以能走敵克敵所
存止於八者意其傳者之失之也亦不魯害其為
勝也若夫九敗之地則敵之所不利之地故明將
必遠避之而闇不能避所以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
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
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
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
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

發 奈

奈卒

衝陣

卒 下同

亂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率為行馬疾藜
置牛馬隊伍為四武衛陳望敵車騎將乘均置疾藜
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
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
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武王曰善哉

太公均兵之法謂一車當步率八十人一騎當步
率八人則騎之勢盛而步兵之勢微也然北戎
侵鄭鄭伯謂彼徒我車其侵軼我是則步兵亦
可用也而所以用之則貴乎得地以兵與車騎
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必依乎是者欲恃是以為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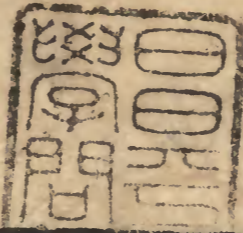
繼

繼

太宗論此乃以天隙之地丘墓故城為疑曾不
知九地之變伸之利孫子所言也宜衛公以謂
我得為之利豈宜反去之則步兵必欲依險也
况又前之以長兵強弩繼之以短兵弱長兵強
弩所及者遠故前之短兵弱弩所及者近故後之
又更發更止可以迭戰而又敵車騎雖衆而至
必必堅陣疾戰以變之而以材士強弩備之若是
則何為不勝武王又慮夫無險可恃而軍士恐
怖則何以哉若此之地宜以拒禦為向為疾置
牛馬隊伍作四武衝陣掘地為命籠操行馬以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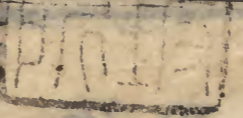
六韜卷第三十九 十七

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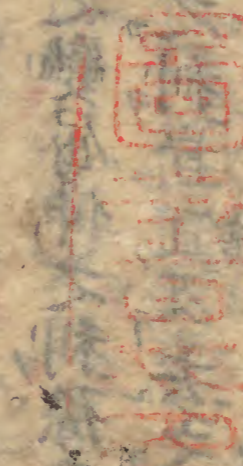


止之使太士強弩以備之凡此者皆拒禦也李衛
 公嘗於太宗疾藜行之間謂守禦之具非攻戰
 之施而太公於此乃以為戰具者一惟有以拒之
 而後可以勝之然太公豈專以是為勝哉必繼
 以三軍疾戰而後可以解若太公者可謂籌之審
 而計之善矣武王安得不稱善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九終



七書



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九

十八

